

文艺学与美学丛书
WENYIXUEYUMETXUECONGSHU

灵魂

LINGHUNDEZHENCHAN

的震颤

袁庆丰◎著

——文学创作心理的个案考量

震

北京广播学院 出版社

灵魂

LINGHUN DEZHENCHAN

的 震颤——

袁庆丰◎著



——文学创作心理的个案考量

北京广播学院 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灵魂的震颤——文学创作心理的个案考量/袁庆丰著. —北京: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2002.1

ISBN 7-81085-010-5

I. 灵… II. 袁… III. 现代文学—文学评论—中国 IV. 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3421 号

灵魂的震颤——文学创作心理的个案考量

著 者: 袁庆丰

责任编辑: 李 颖

封面设计: 武晓强

出版发行: 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阳区定福庄东街 1 号 邮编: 100024

电 话: 010-65738557 65738538 **传真:** 010-65779405

网 址: <http://www.cbbip.com>

经 销: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 刷: 中国人民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6.75

版 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81085-010-5/B·2

定价: 14.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错误

负责调换

自序

出一本书好比结一次婚（如果是在海外出版，那自然就属于“涉外婚姻”了）；第一次时，什么激动啊、渴望啊以及隆重、庄严、神圣……等等等等，总是有万千思绪齐注心头，以至让人手足无措（或手舞足蹈），总之是件高兴的事儿——虽然事后累得慌。

但这本书却并非我的“处女作”，是第三次登堂入室吧。经历过婚姻的局内人可能都有相同的感觉：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婚姻作为一项社会契约，其外在性或曰惯性要远远大于其内在属性；换言之，其婚姻本能已被越来越多的责任、义务和使命所替代，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越来越累——累得已经懒得去说。所以，现在的人们宁可去看小品、讲段子、说笑话。理论如同理想一样，已被越来越多的人淡忘或抛弃。

不幸的是，我这本书里，就涉及到许多理论问题，然而。我相信我谈的理论不仅本身有趣，而且其解说也很有趣——不信，你试着读一读。

我年轻的时候，是一个相对标准的文学青

年，也就是以“三老四严”的态度，坚信听到的指示和精神都是绝对正确的，坚信看到的文字和事迹都是真实的，坚信真、善、美就在身边，也在将来，假、恶、丑又属于过去或国外——谁不信就跟谁着急上火深仇大恨，有事没事总是热血沸腾，并表现出文学与青年的关系及其高尚情操的意思。相信大多数中年人现在再看到这个称谓，都会会心地付之一笑。因为二十多年前，这是个在人们话语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儿，尤其是在绝大多数“征婚启事”中，（现在的“征婚启事”中，则几乎见不到类似的自我介绍，代替它的多半是“京本离未育有名车豪宅气质高雅收入丰”云云——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啊）。

现在想来，我那时的“爱好”文学，也就是一厢情愿的意思，至于文学是什么，则和很多人（包括当时一些所谓的文艺理论工作者）一样，未必了然。但因为时代大潮的关系，更因为大学我读的是外语专业的原因，这“爱好”反而更加强烈而执着，甚至有点走火入魔，所以才有了今天我的职业和几本不足以为外人称道的作品。不幸的是，它们都是和所谓的文艺理论相关的；所以这几十年来，无论是为人处事，还是在讲课或谈话的时候，我常常犯迷糊，把现实和理想、人生和文学混为一谈，以至上当受骗多年，亲眼看到许多坏人坏事——没几个人知道我这毛病的根源所在。

如果把念大学和研究生的时间都算进去，那么，我这三十多年，有十几年过的是单身生活。年轻的单身汉有两大特点（我现在不敢肯定它是否是优点），一是精力过剩，除了指点江山忧国忧民揽天下于胸中挫古今于舌尖之外，还能忘我地工作助人为乐好打抱不平以天下舍我其谁者自居；二是喜欢胡思乱想，除了读什么听什么都有自己的看法和观点之外，还敢想别人没想的东西或事情，也就是老实认真本分或曰偏执狂的意思（现在我明白那其实是老实本分认真的偏执）。

那些年间，我一边教书谋生，一边刻苦的学习，具体的说，就是毕业后，仍然一直呆在大学里面，跨着中文系和外语系研读不已，掺和着教学相长。这其实就是我后来博士学位论文以及教学科研的生长点，或者说是原创精神的基础。以前我一直以为我比很多人聪明一点，现在明白，其实大家都差不多；但很多人现在混得比我好，开始我整不明白，还常常不服气。现在用本书宣扬的理论套用一下，才明白根源就在于早年那两大特点。

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我读小学的时候，是一个典型的“5分加绵羊”的好学生，不幸的是当时正时兴工农兵推荐上大学。不过那时候我相信的是“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广阔天地，大有作为”，所以一直等着下乡去做知青，“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以报效祖国和人民（及其期待）。

幸运的是，我在1981年通过正规的高考上了大学，更幸运的是，当时在各大学执教的还有许多劫后幸存的好老师——那时品学兼优、无私奉献的好老师真是不少。我疯狂地听了许多门课，至今还记得老师们的名字和他们的音容笑貌。后来我能考上研究生，毕业后能同时开好几门课，能独立做些研究工作，并且取得点滴进步，那功绩大多在于我有幸身逢盛世，更在于那些中国真正的“脊梁”的支持、培养和爱护。

即使现在，我身边依然有许多称职的、真正意义上的大学老师。我常向我的学生们讲，再好的大学也有烂教员，再次的大学也有好教师。但同时我也强调，单一的文化素质构成，已不足以支撑和拓展我们作为现代人的生存与发展空间，因此，我对外来文艺理论及其研究方法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涌入，以及学子们对海外深造的渴望，又抱有积极的态度。

以上所言，与本书有关吗？答案是肯定的。套用本书中一篇文章中的一句话，就是，无论是文学，还是文学研究，或文学理论，都必须和人、和人的生活、人的权利、人的尊重有关。近五

十年前，我的博士生导师钱先生谷融教授提出“文学是人学”的主张，当时遭到严厉的批判和长期的迫害，连职称也不给评，硬是当了36年的讲师。现在我再来这样的强调，恐怕不会有什么人跑出来歪缠乱嘴不讲理了；然而，我担心和忧郁的是，现在许多知识分子，对于对错雅俗已然漠不关心，只注重和攫取实用的实用了。

我想，这是我这样写序和自我推荐此书的一点苦心所在。

此外，我和绝大多数作者一样，期望能因本书的机缘，得到读者诸君的反馈和批评，（我的通讯地址如下：100024，北京广播学院管理系制片教研室。E-mail: Yuanqingfengl@yahoo.com,）以便于我的进步。

袁庆丰

2001年11月11日

写于北京东郊椰子井看天阁



作者简介

袁庆丰，1963年生。1993年毕业于上海华东师范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导师：钱先生谷融教授）。同年7月，分配至南京东南大学任讲师；9月，改派至北京广播学院任教。1996年晋升副教授，1999年曾作为访问学者赴美国讲学。1996-1998年度、2000-2002年度北京大学访问学者，师从钱理群教授和陈平原教授，从事20世纪中国文学的专题研究。出版学术专著《郁达夫：挣扎于沉沦的感伤》（山东文艺出版社，1997）、《欲将沉醉换悲凉——郁达夫传》（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发表其他学术论文十余篇。现正专注于当代影视及其文化系列的个案教学与写作。

文艺学与美学丛书编委会

主 任 云贵彬

副主任 苗 棣 张 晶

编 委 云贵彬 关 玲 杜寒风 闵惠泉

张 晶 苗 棣 蒲震元 蔡 翔

丛书主编 蒲震元 杜寒风

文艺学与美学丛书

WENYI XUEYU MEIXUE CONGSHU

大众文艺学

刘晔原 / 著

艺术之维

施旭升 / 著

审美之思

——理的审美化存在

张晶 / 著

美学前沿

蒲震元 杜寒风 / 主编

会通精神

——对中西美学思想的认识

杜寒风 / 著

灵魂的震颤

——文学创作心理的个案考量

袁庆丰 / 著

才子文心

——金圣叹小说理论探源

白岚玲 / 著

艺术符号美学

——苏珊·朗格美学思想研究

吴风 / 著

责任编辑：李 颖

封面设计：武晓强

目 录

自序.....	(1)
做一个作家是有一定条件的	
——作家早年生活经历及其个性心理气质浅析.....	(1)
文本内外的周氏兄弟关系	
——重读鲁迅小说《弟兄》札记	(14)
内容与形式的等同互换	
——鲁迅小说创作中的正格转换	(23)
艺术中的“沉沦”与现实中的超越	
——《沉沦》的感性判断与理性批判	(33)
作家和他的母亲	
——郁达夫与“伊人的母亲”	(47)
“我有迷魂招不得”	
——郁达夫早年生活经历及其个性心理研究引论	(61)
“心事苍茫不可云”	
——郁达夫早年家庭经济状况及其成员关系	(76)
偷来的火，照亮的路	
——郁达夫和他所倾心的外国作家在个性气质上的	
契合与指认	(89)
“兰亭盛会等闲过”	

——郁达夫早年诗词与小说创作的内在逻辑 和互动关系	(106)
京城里的苦孩子 ——关于萧乾及其五篇少年题材小说赏析	(126)
敏感·孤独·创作 ——作家卡夫卡的天才气质	(145)
孤寂意识在荒诞文学作品中的体现 ——兼析舒尔巴吉的《十二点的列车》	(153)
附录1 不必大胆地设想，只要小心地求证 ——关于胡适父亲胡传的死	(166)
附录2 鲁迅：痛苦心灵的两次复活 ——从《呐喊》到《两地书》	(170)
附录3 痛苦的情结与表达的苦痛 ——博士学位论文《后记》	(189)
主要参考书目	(199)
后记	(205)

做一个作家是有一定条件的

——作家早年生活经历及其个性心理气质浅析

文学创作的特殊性，决定了作家、艺术家心理现象的特殊性：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异质同构。这其中，敏感与伤感是具体表现在他们的个性心理气质中的两个主要特征。如果有条件地允许对这个看法的偏激表达，那我们实在可以说，凡为艺术家者，凡是不具备此种心理气质的人，即使是才高八斗抑或学富五车，都可能在实践中导致取消他们艺术家称号和艺术家的资格。在这个意义和层面上，应当认为作家、艺术家们的早年生活经历，尤其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生活经历，与他们独异的个性心理气质的生成和塑造密切相关，进而，完全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的思维倾向、行为意识和艺术创作特色。

要而言之，敏感意味着作家、艺术家对客观世界、对人生和心灵的全方位多层次的体悟与拓展，伤感意味着他对一切“此在”的终极关怀与领略之后的情绪和理智的投入与提升。“凡交情之冷淡，身世之飘零，四季之更替，朝夕之更迭，乃至天阴地冷，花红柳谢，衣不胜寒，一一皆可于一举一动发之”。这种趋于

极致的体验、感触与生发，于常人常理而言未免过于偏颇并为世人所讥诮。但对于作家、艺术家来说，却是语重心长、情真意切的。追根溯源，作家、艺术家的这种心理素质源于包括其儿童时代的早年生活经历。

—

蒙台梭利(M. Montessori)在论述儿童心理发展时提出“敏感期和敏感性”的概念，认为这种敏感性是生物在其早期仍处于个体发育的过程中获得的，因此，儿童内在的敏感性使他能从复杂的环境中选择对自己生长适宜和必不可少的东西：“内在敏感性使儿童对某些东西敏感，而对其他东西无动于衷。当某种特殊的敏感在儿童身上被激起时，它就像一道光线照在某些物体上而不照在另一些物体上，使得这些被照到的物体成为他的整个世界。”^①当他在成长发育中发现所面临的和存在的现实客观环境(家庭与社会)不能给他带来温暖、安宁、和谐和幸福时，出于本能，他将把他的目光与注意力投射和沉浸于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在这里他将得到在现实生活中他无法获取的那些东西，他可以随心所欲地支配、构建、搜寻和创造，有如儿童手中的积木玩具，“在一种稳定的节律中，儿童从一种征服到另一种征服，因此构成了他的欢乐和幸福，正是在这种心灵纯净的火焰中，人的精神世界的创造性工作达到了完美。”^②然而，我们必须看到，智力游戏的复杂程度(日后表现为创作)与年龄的同步增长和事实上的超前增加无疑会造成其个性心理系统的损害。蒙台梭利在

① 【意】玛丽亚·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马荣根译，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年出版，第50页。

② 同上，第51页。

《童年的秘密·歧变》一节中借助心理学家所使用的“心灵的神游”这个术语指出：“这是一种逃避，一种躲避，逃进游戏或逃入幻想世界常常会掩盖已经分裂的心力。神游代表了自我的一种无意识的防御，这个自我逃避苦难或危险，把自己躲藏在一个面具之后。”^① 在此之后，蒙台梭利便谈到了儿童心理发展中的障碍问题。^②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同时，人的个性心理气质和行为意识的产生形成，又无时无刻不打上实践的烙印。当我们在关注作家、艺术家的早年生活经历，尤其是童年和青少年时期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他们容身的家庭和对他们每个人来说都是相对特殊的家庭关系。但是，稍做考察，我们将发现，这种相对的特殊，又为另一种共通的特殊所取代，作家、艺术家们在早年经历中发挥决定性影响的孤苦寂寞的童年生活和单亲家庭结构必将首先进入我们的观照视野。

没有人能规定一个作家应该生长在什么样的家庭，甚至这样的预言及努力都将是徒劳的。“幸福的家庭总是相似的”，而作家们不幸的家庭则各有各的不同。虽然人类社会的进步一直致力于使其作为基本细胞的家庭走向稳定和幸福并通过使用包括法律和道德准则等各种手段予以保障和规范、完善，但是，就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二流作家而言，他们所生长的家庭环境似乎都不能更有力地支持这种理论上的认可。不论在理智上还是在感情上，我们都必须接受这样的事实：鲁迅和周作人在少年时代即遭丧父之痛并在寡母的悲哀和戚族的白眼中度过了他们的青春年华；当茅盾、胡适、老舍和郁达夫的父亲去世时，这些成为孤儿的作家们的年龄分别是10岁、4岁、3岁和4岁。他们日后的成就与功

① 【意】玛丽亚·蒙台梭利：《童年的秘密》，第50页。

② 同上，第51页。

绩虽然在不同程度上和不同时期内占据、主宰并显赫于思想界、文化界和文学创作领域，并极大地影响左右着中国文化思潮的涌动和流向，但他们都是在中国社会典型的孤儿寡母的家庭结构和环境中长大成人这一点无疑是惊人地相同。30年代成为著名作家的巴金10岁时失去了母亲……也许，唯一的例外似乎是冰心，这位20年代即步入文坛的女诗人，无论是她生长的家庭环境，还是她成年后个人的家庭生活，都是健全而幸福的，她从父母和爱人那里得到的爱如同她在大自然怀抱中获取的爱一样丰厚和博大，这双份的馈赠成为她日后创作的源泉、动力和以母爱为代表的抒写主题。但同样作为女作家，萧红、庐隐、丁玲、白薇的家庭与身世与之相比则惨烈和不幸得多，她们各自历经坎坷苦难的一生与冰心形成鲜明的色彩反差，而她们的创作和成就却并不因此有所逊色。因此例外说明不了什么，至少，仅仅是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环境并不能保证它的孩子会成为一个作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恰恰相反。对此持相反意见的研究者将会在对这个问题的进一步考察中得到使他们更为沮丧的结论。^①

儿童最初是通过父母与家庭来感知和认识人与人类社会的。父母双方对儿童的影响在整体和总体上应该是均衡的，虽然在某个阶段或某个领域内如气质、智力、情感上有所不同和偏重。失去任何一方都将造成子女心灵世界与情感世界的残缺，而这种残缺是终身无法得到补偿的。从心理学研究角度我们会发现，在缺

① 郁达夫曾反复强调“强的个性”和“一己的修养”，就可以成功一个有力的作家；他将这“修养”解释为作家“一己的体验”。郁达夫举一则轶事为例：“美国有一位有钱的太太，因为他儿子想做一个小说家（她儿子是曾在哈佛大学文科毕业的），有一次写信去问 Maugham，要如何才可以使她的儿子成功。M氏回答她说：‘给他两千块金洋钱一年，由他去鬼混去！’（Give him two thousand dollars a year, and let him go to devils!）”——郁达夫：《五六年来创作生活的回顾》，《郁达夫文集》第7卷，花城出版社1983年版，第180页。

少父亲的家庭中长大的男性儿童在绝大多数情况下演变为两种类型性格的男人：一种是女性化，由于过多地受到母性的抚爱或渴望这种抚爱并产生强烈的和自始至终的依恋感，造成了他性格脆弱，情感丰富而细腻，自卑情结成为其最主要和最常见的心理形态；一种是绝对男性化，由于过早地承担因为父亲过世、消失而形成的在家庭与社会生活与环境中所扮演角色的空缺的义务与责任，从而使儿童的心理素质和能力远远高于同龄人：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缺乏从母亲那里接受的情爱，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心理和感情缺乏前一种类型儿童所特有的那种脆弱与细腻，在相当多的情况下，他们的脆弱与细腻以一种极端的形态被更深地掩抑和更粗犷地表现出来。他们的坚韧、勇猛、豪放和强悍无一不是掩饰的手段与表现方式。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个性心理素质中包含着的积极因素要绝对多于前一类型的作家。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家的个性心理构成中，郁达夫与鲁迅分别属于这两种类型的代表。前者的伤感与自卑为世人所知，后者则以“热到发冷的爱”著名于世。

我们讨论并非是要得出一个儿童只有在首先取得了丧失父亲、成为孤儿的资格之后才有可能成为一个作家这样的结论。实际上，同是创造社的主要作家的郭沫若、张资平，就没有同郁达夫相同的家庭背景即孤儿寡母式的家庭组合，但这并没有妨碍他们成为文学史上值得一提的作家。这里需要提出和强调的是：每一个真正的作家、艺术家，他们的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特殊的家庭环境与背景对他成为诗人和作家有着特殊的影响和意义。这种特殊也同样适用于伟大的作家卡夫卡。^①因为在奥尔波特（G. Allport）的人格心理学模式中，自我或自我统一体是从婴儿

^① 对这一点的详细讨论请参见《卡夫卡：孤独·敏感·创作》（载《衡阳师专学报》1995年第2期），即本书的第11篇。